

第一章 重生改變一切

虞朝，永文三十七年，隆冬。

快到臘月，鵝毛大雪剛停下來兩日，日頭不算好，白皚皚的雪還如同厚氈毯似的覆蓋著虞京，景緻看起來美得像畫兒一般，只是街上沒什麼人，實在是太冷，老百姓們是沒心思欣賞這份美景的，都躲在家裡。

穆家採買的家奴從外頭回來，溜進大廚房取暖，搓手暖和身子的功夫不耽誤跟幾個洗菜的小廝吹噓。

「雍寧侯回京了！能比外頭各州的大人們回來的都早些，肯定是馬車跑得快，你們是沒瞧見，再沒有比雍寧侯府的馬車更氣派的，馬車頂都是上好木料做的哩，仿了宮殿的模樣做了簷角，四個簷角是四隻海東青，真是威武極了。」

「兩隊護衛開道，那護衛瞧著就讓人膽寒，馬頭比我還高，穿的是藏青色官家棉衣，腰帶是銀鑲玉的，聽說都是雍州軍中的好手，見過血的哩！」

小廝們都是半大小子，冬日裡也沒啥新鮮事，不免聽得人迷，忍不住追著問：「哥哥看見雍寧侯了嗎？是不是外頭說的長了三頭六臂啊？」

採買的搖搖頭，「老爺們都在馬車裡，那我上哪兒……哎喲！」

穿著褐色棉袍子，看起來特別體面的婆子冷著臉進來拍了他一巴掌，扯著嗓子，帶幾分刻薄地說：「別吹牛了，趕緊給正院送炭火去，催死人了。大冷的天兒，也不知道心疼奴才，倒像咱們不盡心伺候似的，目打正院那位掌管中饋開始，咱這日子可是越發難熬了。」

採買的撇撇嘴不敢說話，趕緊出了門兒背著炭筐往正院跑。

誰不知道誰啊，這管事婆子是西院二夫人的陪嫁，巴巴地討好二夫人，要不是大老爺跟大夫人吵了架，這兩日沒功夫管，這管事婆子就是長八張嘴，也不敢噁心人，呸！

就在採買的往正院跑的時候，玲瓏已經進了正院。

按理說冬日的冷清是蔓延不到後宅來的，她娘掌管著中饋，人來人往管事回話稟報，不管什麼時候都熱鬧，奴才們進進出出的忙活。

可今日她一進門，正院裡竟是一片安靜，她恍了恍神，上輩子她被二房大姊氣得兩三天沒出門，倒是沒見著這一齣。

她重生回來有幾日了，不管老天爺為啥叫她重活一回，她早不是上輩子為一點小事著惱的性子，按時過來請安，這才感覺出爹娘吵得比她想的還要厲害。

大夫人林氏身邊的常嬪嬪在門口廊簷底下站著，看見她過來，趕忙迎上前幾步。

「天寒地凍的，夫人本是要遣小丫頭跟您說不必請安，可夫人早上起來就有些著涼，等老奴想起來，您該走到半道了，都是老奴的不是。」

玲瓏上輩子偶爾還會為了俏麗穿得單薄，結果一場風寒就要了命，這輩子她只想養好身體，多活些年頭，便改了作風，今日她穿了件深杏色的大氅，裹得嚴嚴實實，邊縫兒都拿兔毛密密箍了，襯得她那張沉靜的白皙小臉多了幾分俏皮。

玲瓏是穆家長得最好的姑娘，私底下奴僕們都念叨這才是老天爺賞的容貌，好看卻不是那種惹女人不喜的狐媚樣子，一張鵝蛋臉兒，五官精緻，如同牡丹一般。

即便重回年少時，那雙澄澈杏眸裡，依然帶著幾分歲月造就的淡然，還算嬌俏的衣裳，也叫她穿出了雍容的氣度。

聽常嬾嬾說話聲音不大，玲瓏的聲音也壓低了些，輕柔送入人耳中，「可請了大夫？」

常嬾嬾歎了口氣，伺候玲瓏站在廊簷下的炭盆前頭，才壓低聲兒仔細跟她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。

「只是略有些不舒坦，夫人不讓請大夫，還不是西院裡又……自打前幾日夫人跟老爺吵架後，採買那又開始作怪了。老夫人院子和西院裡都送過炭，咱們這邊，偏院妾室那裡都送足了炭，楞是沒給夫人送，去問了就是誠惶誠恐的賠罪，說要緊著老夫人和府裡的老爺們，天冷炭火不好買，讓咱們體諒，可是給出來的炭……您也瞧見了，都是黑炭，只能在門口燒，在屋裡要嗆死人的。」常嬾嬾說著指了指腳邊的炭火。

玲瓏垂著眸子，沒有任何意外，上輩子就是這樣。

穆家是言官出身，要臉面講規矩，總不能在朝堂上彈劾別人的時候，自己還立身不正，所以府裡也沒有太鬧騰過。

玲瓏的娘親從五年前開始掌管中饋，老夫人並不插手，可架不住西院二房蹦躑，也不敢明目張膽地鬧，就是耍小手段噁心人。

穆家如今有兩房，兩個男丁都是穆老夫人所出，穆老太爺曾經是太子太傅，後來犯了錯被貶，還是玲瓏的爹穆高軒透過科舉出了頭，如今官至四品的左僉都御史，才勉強保住了穆家的風光。

因為穆高軒小時候是其祖母養大的，跟穆老夫人沒那麼親近，所以穆老夫人偏寵小兒子穆高鄧，而小兒媳則是穆老夫人的外甥女——這也是二房敢鬧騰的原因。林氏掌管中饋頭一年，二夫人蔣氏就哭訴奴才們不將二房當回事兒，以大熱天用不上冰的由頭哭了一通，穆老夫人心疼小兒子，安排蔣氏的陪嫁管著採買，生怕委屈了西院。

雖說吃了一個虧，可玲瓏的娘親林氏出自言官之家，也是有手段的，素日裡西院並不敢鬧得太過，只是哄著穆老夫人的好東西。

可就跟現在一樣，但凡林氏顧不上，西院那邊就要偷偷找點理由噁心人。

夏日裡的冰，冬天裡的炭，東西最後都會給，還是挑好的給，誰也說不出什麼，就是總有個遲緩，林氏堂堂管家的夫人，時不時還要受點暑氣和寒涼。

林氏不愛訴苦，只忍著噁心，不叫採買占一點便宜，偏偏西院那得不著好處，就更一門心思的噁心人。

上輩子玲瓏活了三十年，也算是活明白了，人生沒那麼多愛恨情仇的起伏波瀾，大部分時候都充滿著這些如同塵埃一般的不愉快，積少成多就成了鬱結於心。

她上輩子死的時候，她娘身子眼看著也不行了，才約莫到知命之年。

玲瓏把兩世的事情想了想，回過神來，拍拍常嬾嬾的手，「這事兒也好辦，採買必定是要送炭過來的，一會兒勞嬾嬾好生接了，讓人送到老夫人那裡去。別的不必多說，賠罪就是了，炭火冬日裡沒提前準備好，是娘親的不是，怎麼也不能讓

老夫人受了委屈。」

常嬾嬾遲疑，「可老夫人心裡清明著呢……」

大房被噁心了不是一次兩次，榮威堂的老夫人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，不過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，反正不管怎麼鬧，府裡怎麼也不至於短了榮威堂的炭火。在老夫人那裡，二房鬧就是會哭的孩子有糖吃，大房要鬧就是管家不力，只有排頭吃的。

「所以我才說，旁的不必多說，往榮威堂送完炭也不必回來，直接叫人套了馬車去外祖家。」玲瓏露出個淡然的笑容，「若是車夫問起來，就說府裡炭火不足，不敢叫老夫人受寒，好在外祖家炭火買得夠多，咱們去借些炭火回來，等採買找到地兒買炭火了，再還回去就是。」

常嬾嬾又楞了一下，身為掌家夫人身邊的嬾嬾，她自然懂玲瓏的意思，可若是鬧到林府去，夫人的臉面也要受損，夫人是個要強的，向來不愛叫娘家知道自己在婆家過得不如意。

玲瓏知道常嬾嬾在顧慮什麼，聲音裡多了幾分堅持地說：「嬾嬾聽我的便是，娘親那裡，我自會跟她說，也不是什麼大事兒，沒道理別人能噁心我們，我們不能噁心回去。」

要臉的總是更容易被拿捏——這道理玲瓏也是嫁人後，用了好些年才明白過來的道理，那時候她的兒子和閨女早就被婆婆搶走，夫君也一個一個妾室往回帶，她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，逼著自己淡然。

為了維護面子，忍氣吞聲又沒什麼盼頭的時日她過夠了，這輩子她打算換個活法，不打算再得過且過了，誰也別想給她找不痛快。

常嬾嬾咬咬牙，對著玲瓏屈膝，「都聽二姑娘的，老奴這就去安排。」

左右是要送到榮威堂，也別叫人抬進來了，事兒可以做得更漂亮，瞧見採買過來，她就讓人架著炭筐往榮威堂跑。

「等等，黑炭都送到正院裡來了，想必炭火實在不夠，也別等採買了，分成兩趟送吧。將黑炭也裝了，送去榮威堂給丫鬟婆子們暖暖手，伺候老夫人要緊，可不能凍病了。」玲瓏進門前輕聲道。

老夫人是偏心，卻也是個要面子的，既然要噁心回去，那就徹底一點，省得到時候還有些大道理壓人，正院裡一點炭火都不留，看看府裡的臉面和小兒媳的臉面哪個更重要吧。

常嬾嬾立刻明白玲瓏的意思，偷偷瞧了眼西廂房，見沒動靜，扭身小跑著就趕緊去辦，省得夫人一會兒後悔又攔下來。

玲瓏的婢女青桑眼神亮晶晶看著自家姑娘，姑娘從前天被氣得一日沒吃飯後，比原來可厲害多了，她趕緊伺候著掀開簾子讓玲瓏進去。

「這也不是頭一次了，何必要鬧出來叫大家臉上不好看，妳爹這會兒本來就一門心思要把妳賣了，還是忍一忍，先定下妳跟妳表哥的親事最重要。」

玲瓏一進門，就聽見林氏有些懨懨的聲音，果然剛剛沒出聲阻止，現在卻是後悔了。

「妳又不是不知道，娘親也不是那吃虧的，他們敢噁心我，等妳嫁了人，我自會收拾他們。」

玲瓏皺起黛眉，扭身朝著青雉吩咐，「去熬些去風寒的湯藥，就在這屋裡熬，再煎一盅安神湯來。」

青雉聽了吩咐趕緊出去，青桑得了姑娘的眼神，立刻拉著在屋裡伺候的幾個婢女出去，就站在門口守著。

玲瓏坐在林氏跟前，歎了口氣，「娘親，我不能嫁給表哥。」

林氏本來慫慫的，聽了這話猛地坐起身來，眼神帶著幾分厲色，「是不是妳爹跟妳說什麼了？」

「還用爹爹跟我說嗎？林家什麼樣子您最是清楚，咱們若是客，林家自是熱熱鬧鬧迎著，嫁出去的姑奶奶為了面子也得護著。可若是嫁進去，表哥性子軟，舅母性子強，規矩比咱們府裡還大，就我這逆來順受的性子，您覺得我嫁過去能有個好？」玲瓏耐著性子跟林氏分析。

她上輩子十五歲的時候，因為娘親強硬的護著，頗有些天真和綿軟，又要面子，所以才會被林家一步一步逼著，成了掌管中饋卻一無所有的當家夫人。

在林家過了幾十年，她徹底明白舅母的心思。

外甥女是客，嫁進門的兒媳婦那就是外人，舅母就是再心疼她，實際上還是更心疼兒子，上輩子舅母藉著幫她爭寵的由頭，抱走了她的兒子和女兒，母子三人沒有什麼相處，也就沒有什麼情分，到她死的時候，兒女都在跟前，卻連傷心都帶著幾分生疏，而被外人盛讚跟夫人舉案齊眉的夫君，正跟成了寡婦後一頂青轎抬進門做妾的大姊柔情蜜意呢。

「再說，表哥喜歡的是大姊，我嫁過去，只是枉為惡人罷了。」玲瓏淡淡道：「大姊前幾日才炫耀過表哥託人給她帶的字帖，連翰哥兒那裡都沒有。」

她上輩子氣也是氣這個，明明林府是大房的親戚，才十歲的翰哥兒好讀書，她便託舅舅給找幾本字帖讓弟弟習字，結果她那個多情的表哥得了這差事，扭頭就把東西送給了大姊。

她總以為自己已經在日復一日的孤寂冷落中忘記了那些憋悶，可現在她才發現，原來她都記得一清二楚。

二房就指望著大房鬧起來被祖母訓斥，那她何不就順了二房的心思，鬧得更大一些，她可從來都不是個心眼大的。

林氏聽了玲瓏的話眼神凌厲，「有妳舅母在，妳大姊想什麼都白搭。妳若不嫁去林家，只怕真要被妳爹當做仕途上的踏腳石，我與妳爹看似和睦這麼些年，在仕途面前，也什麼都不是。」

已經經歷過一次，這回玲瓏沒了滿心的悽惶，且上輩子當家那麼多年也不是白當的，一下就聽出林氏話語中的不對勁。

她瞭解爹娘的脾氣，兩口子一個要強一個古板，中間傳話的就成了關鍵，若傳話的人從中作梗，兩人不鬧得不可開交才奇怪。

爹娘失和這件事，她上輩子後來也想清楚了，只是明白得太晚，如今重來一世，

她是不會再重蹈覆轍。

這會兒她輕聲細語問：「是柳姨娘跟您說，爹爹仕途受阻，要賣女求榮？」

林氏眼眶紅了，沒吭聲。

她不會只聽妾室一面之詞，所以跟夫君身邊的侍從曲壽打聽過，曲壽話說得更隱晦，可就是這意思。

再說，柳姨娘原本是她的大丫鬟，她懷著翰哥兒的時候，為了避免老夫人往正院塞人，她做主給開了臉，轉眼過去近十年，柳姨娘一直本分老實，自己也允她生了孩子，柳姨娘滿心感激，該是不敢跟她說謊。

再厲害的女人，也有鑽牛角尖的時候，林氏自認嫁進穆家十八年，相夫教子，敬重夫君，兒女雙全，沒有一點對不起穆高軒，到頭來他卻捨得犧牲嫡女，這才是林氏倒下的原因，撐著她強硬的那口精神氣兒，被自家夫君親手抽走了。

玲瓏歎了口氣，替林氏擦乾淨眼淚，「娘親，為母則強……不管別人怎麼說，您可曾問過爹爹？爹爹身為左僉都御史，最講究立身清正，哪怕退一萬步說，穆家出了問題，也不至於賣女求榮，否則爹爹還有何臉面彈劾百官？」

林氏楞了一下，終於反應過來，腦子立刻清醒許多，再看到眼神中帶著擔憂和沉靜的女兒，她又是心疼又是愧疚。

夫君在她面前並不會瞞著外頭的煩心，她知道相公這些時日沾染了麻煩，倒是犯了糊塗，才會叫柳姨娘鑽了空子。

她一直認為柳姨娘可信，卻忘了柳姨娘的兒子今年七歲了，為了自己的孩子，柳姨娘怎會沒有自己的算盤？

如今逼得天真爛漫的女兒都開始成長，她又怎麼能繼續萎靡，讓女兒跟著受委屈呢？

玲瓏說得對，為母則強，為了女兒和還在進學的翰哥兒，放下身段又算什麼。

「我這就去找妳爹，問個清楚。」

林氏打起精神，準備叫人起身梳洗。

想通後要服軟並不算糶事，雖然穆高軒有妾室，可這些年跟她也算是和美，夫妻兩個人單獨在一起的時候，小意溫柔她也並不是不會。

玲瓏搖頭阻止林氏下床，「正院裡沒有炭火，您受了寒起不來身，祖母定會叫您過去，您得把理兒給占足了。二孀既然想鬧，咱們就將事兒放在明面上說清楚，平白受那麼些噁心，總是要壞了身子的。爹爹那裡，我去更好一些。」

林氏與女兒四目相對，瞬間懂了女兒的意思。

委屈不能由林氏這個當家夫人來說，她去說，那不是叫屈，是無能，可若是別人提起當家夫人被凍病了，感受就不同了。

府中奴才因為林氏和丈夫吵架就能給她委屈受，穆高軒這個家主能有面子？而若是沒有穆老夫人撐腰，誰敢？

穆老夫人若因炭火的事斥責林氏，穆高軒因為親娘偏心也得憋悶，等鬧大了以後，林家也有言官，穆老夫人敢讓家主因為家宅不寧被參一本？

若是不斥責，那就代表林氏做得對，這件事總要給個交代。

府裡的臉面和小兒媳的臉面哪個更重要，穆老夫人總該明白的，穆老夫人是偏心，可能捏著穆老太爺只有嫡出，絕不是個笨的。

反正只要豁得出去，便是一石三鳥，穆老夫人總要給正院一個交代。

林氏摸了摸玲瓏略有些涼的臉蛋，喟歎，「我兒確實值得嫁個更好的夫君，妳比娘親聰明多了。」

玲瓏微笑，她正有此意，既然都是相夫教子三從四德，她當然願意選個各方面都更好的夫婿，過得更舒暢些。

跟林氏商量妥當，玲瓏便帶著丫鬟往前院裡去，走之前還要了條浸過薑汁的帕子。她從小就不愛哭，後來在林府久了更是知道，哭有沒有用，關鍵還在於看妳流淚的那個人會不會心疼，表哥顯然是不會的，她就更不愛落淚。

然而她爹即便古板，對自家嫡出的一雙兒女到底還是關心的，她的眼淚就能派上用場。

只要每一滴淚都不會白流，該示弱時候她絕不含糊，總比時日久了，被逼在弱勢卻也無人關懷來的好。

朝是三日一次，身為言官，穆高軒不用在衙門當值，不上朝的時候整日都在外書房裡，穆府規矩大，女眷不得輕易往前頭來，玲瓏兩輩子也是第一次過來。

穆高軒的貼身隨從曲壽看見玲瓏，眼神閃了閃，趕緊帶著幾分為難恭敬上前行禮，「二姑娘，老爺這會子忙著呢，有什麼事兒您跟奴才說，奴才稟報老爺可好？」玲瓏眼神微涼看著這個跟了穆高軒幾年的僕從，當年曲壽還是她娘親給爹爹安排的，他口口聲聲向著娘親，卻夥同柳姨娘騙娘親，若非怕他被為難，娘親也不至於跟爹爹為著她的親事吵起來，卻也沒叫他作證。

「那你現在就稟報爹爹吧，我要說的是有關穆家前途的大事，耽擱不起，若是曲叔為難，我讓青桑喊兩聲也行。」

玲瓏面上帶著笑，話也說得體貼，可眼神中的淡漠叫曲壽心裡打鼓，他怎麼敢讓二姑娘的丫鬟喊出聲呢，老爺這會子也沒事兒，鬧大了只會是他的不是。

曲壽壓下心頭沉甸甸的慌張，趕忙笑道：「既然是大事兒，奴才還是進去稟報一聲，二姑娘稍候。」

說完後，像是後頭有狗攆著似的，曲壽趕緊進了書房，低聲跟穆高軒稟報。

曲壽低低歎了口氣，「只怕二姑娘是為了炭火的事兒來的，今日採買上因為您在姨娘屋裡歇著，先送炭火去了柳姨娘院子裡。」

穆高軒皺了皺眉，因為前幾日林氏的質問，他心頭有幾分煩躁，並不想管這樣的後宅之事，可女兒長大後，鮮少找他說話，他也不想不給女兒顏面。

略想一想，他沉聲吩咐，「讓她進來。」

曲壽垂首應聲，「是。」

玲瓏進門後，見爹爹臉色不好看，淡淡掃了曲壽一眼，先給穆高軒行過禮這才柔婉道：「女兒有要緊事兒要跟爹爹稟報。」

穆高軒瞧著玲瓏臉色嚴肅，揮揮手，「你們都出去。」

曲壽遲疑了一下，到底不敢違拗，跟在青桑和青雉身後出去，又不動聲色打探。

「不知道二姑娘這是怎麼了？瞧著倒像是受了委屈，可是西院裡又不安生了？」青桑拉著青雉往一旁站了，不冷不熱的說：「曲管事言重了，主子的事兒，哪兒是咱們當奴才的敢議論的。」

說完這句話後，兩人就跟鋸了嘴的葫蘆似的再不吭聲，叫曲壽沒臉。

而在他陰沉著臉忐忑時，玲瓏已經跪在穆高軒身前，帕子輕輕往眼角一抹，眼眶就紅了。

她抬起頭，眼神中有忐忑和委屈，「爹爹，女兒惶恐了好幾日，還是不相信爹爹會賣女求榮。您打小就疼我和翰哥兒，女兒只想知道，家中是遇到了什麼困難，若是需要女兒出嫁才能解決，身為大房的嫡女，玲瓏絕無二話。」

穆高軒楞了一下，接著勃然大怒，猛地站起身氣得胸膛起伏，「胡說八道！我穆家怎麼也不會做出賣女求榮的事兒來，為了妳跟林家的親事，妳娘親竟然在妳面前如此胡言？」

玲瓏做出震驚極了的模樣，眼淚撲簌著落下來，哽咽了幾聲，鶯啼一樣的嗓音卻將話清清楚楚說了出來，「這跟娘親有何關係？我不會嫁給表哥，是柳姨娘說您喝多了後透露出來的，曲叔也言之鑿鑿說是您在偏院裡說過這話。若不然，娘親又怎麼會病倒呢，柳姨娘是娘親的陪嫁，且是不會說謊的。爹爹……女兒與穆家榮辱與共，為了穆家，女兒什麼都願意做，只求爹爹不要瞞著女兒。」

穆高軒氣得眼前一陣陣發黑，他本來不明白一向端莊賢淑的夫人怎麼會突然強硬起來，是母親和妾室一個明著說，一個隱晦提醒，說夫人總是無理也要攪三分的性子，還以為夫人終於在他面前露了本性，沒想到……沒想到，竟然是出了家賊和刁奴！

不僅僅夫人受了委屈，連玲瓏也是，玲瓏打小隨她娘，從不輕易哭，這會兒卻來哭著要他說明白，如果不可避免，願意為穆家被賣……他真是心疼壞了。

穆高軒深吸幾口氣，勉強壓下心頭怒火，走過去扶起玲瓏，「爹爹從未說過要賣了妳的話，我穆家的兒女，哪怕是庶出，也絕不會被賣出去求榮！」

他穆高軒可能會因為迂腐古板遭人算計，卻也不會失了骨頭，死也得站著死。

「這件事爹爹定會給妳一個交代，妳先回去。」穆高軒壓著火氣溫和地安撫女兒。

玲瓏擦了擦眼角，眼淚掉得更凶了，她又一次跪在穆高軒身前，帶著孺慕抬起頭說：「爹，女兒知道穆家能有現在的光景實屬不易，不說賣女求榮，女兒是真想為爹爹分擔一二，左右都是要嫁人的，無論嫁誰，女兒都沒別的想法，只想讓爹爹和娘親還有弟弟都能過得更好。」

穆高軒先前有多生氣，這會兒就有多感動。

玲瓏是穆高軒的第一個孩子，穆老夫人有二房的穆芳菲不稀罕她，他卻是真上了心的，所以玲瓏眼淚有假，話是真心實意，他感受得到，心裡更熨貼。

穆高軒拉著她站起來，「好孩子，快起來，爹爹和妳娘親定會為妳尋一樁好親事。」

玲瓏露出高興的神色捂住了唇，只是眼淚落得更凶，「女兒都聽爹爹的，只是娘

親心裡煎熬卻又怕多說讓爹爹為難，今日又……如今受了寒臥床不起，求爹爹去看看娘親可好？」

穆高軒沒來得及想清楚正房的大夫人怎麼會受了寒，外頭曲壽便小聲開口——

「老爺，老夫人在榮威堂發了火兒，請您和夫人過去呢。」

穆高軒聽見曲壽的聲音，眸中閃過沉沉的冷光，只是孝道在前，他便先壓下火氣，打算去榮威堂看看，回來再收拾這刁奴。

玲瓏擦乾淨眼角晶瑩，柔柔道：「女兒擔憂祖母，跟您一起去吧，娘親病得厲害，這會子怕是起不來。」

穆高軒聞言，皺著眉嗯了一聲，想起剛才曲壽的提醒，露出幾分若有所思神色，走在了前頭。

玲瓏出門的時候，掃了曲壽一眼，朝他微微一笑，端的是大方又溫婉，卻硬生生讓曲壽感覺外頭的雪像是覆上了心頭，心底一陣陣發寒。

第二章 應戰祖母

玲瓏一臉擔憂地跟在父親身後往榮威堂去的時候，雍寧侯裴鈞已經進了皇城。

他進正陽殿時，永文帝在自己下棋，也沒讓他行禮，只拍著越發高大威猛的外甥笑了笑，招他過去下棋。

裴鈞打小便是好容貌，因著在軍中養出的煞氣，不笑的時候看著冷峻嚇人，一笑起來倒是叫人親近，卻又帶了點行伍之人的痞氣。

聽到永文帝的召喚，他將靴子隨意扔在地上，上了坐榻，胳膊撐著下巴，下棋也沒個正行，總管太監崔貴福見狀忍不住在心裡喟歎，就是親兒子在陛下面前都沒這麼自在。

「不下了，你就沒個有坐樣的時候，叫人看了要笑話雍寧侯府的規矩。」永文帝扔下白玉棋子笑罵道。

裴鈞笑得滿不在乎，「在雍州一軍到頭的裝樣子，要是回京在舅舅面前還要裝模作樣，您是打算累死臣呀？」

「你今歲回來的這麼早，是為著親事？」永文帝也不多說，他心底也稀罕裴鈞在他面前這真實的樣子。

年初時，裴鈞剛過門一年半的夫人因為難產去世，一屍兩命，不少人家便惦記著他繼室的位置。

然而當時雍州邊境不穩，裴鈞又不願意立刻再成親，乾脆守杖期一年不娶。

眼見還有一個多月就要過杖期了，永文帝此言是試探也是提醒。

虞朝建立，是士族聯合推翻昏庸君王的勝利，皇族出自當時最大的士族姜家。

自虞朝立國，有四個州最為重要，東淮州以海運名揚大虞，西雍州漫天黃沙民風剽悍，北雲州乃禮儀古都，南袁州商運發達為四州最富，東南西北拱衛中州虞京。因立國之經驗，虞朝皇家自然不可能由著士族坐大，幾代過去，到了永文帝這兒，諸王分封各地，各地士族已經漸漸沒落。

雍州是四州最窮的，可也是兵力最強的一州，只因過去胡人往往由此地入侵，這鎮守雍州的，正是簡在帝心的雍寧侯裴鈞。

裴鈞剛剛繼承爵位就去了雍州，一去七年，生成了胡人的噩夢。

永文帝當初將雍州交到裴鈞手中，一來是因為他能幹，二則是因為雍州是士族裴家的地盤，他不能讓雍州裴家重新坐大，最後受人掣肘。

雍州裴家跟京中裴家是兩支，老雍寧侯裴淵雖出自雍州裴家，卻是庶出，被過繼給京中裴家的時候已經讓嫡母苛待得不成樣子，哪怕後來發達了，雙方也不過就剩下面子情。

永文帝不希望裴鈞跟士族走得太近，哪怕是父族。

對於帝王的心思，裴鈞心知肚明，這會兒笑得更燦爛，「可不是嘛，在雍州三天兩頭有媒婆往我府裡跑，背後都有雍州裴家的影子。因為孝道我也沒法子多說，可我卻不想娶跟雍州裴家有關的女子，只好緊趕慢趕處理好了雍州的一攤子事兒，日夜兼程趕回來，您得容我在京中多待些時日，把親事辦了再走。正好，我也替您試試底下人的心思，您這春秋鼎盛的，底下人倒是著急。」

「臭小子，就會拍馬屁，替朕守好了邊疆，再提提你的爵位要緊。」聽出他無意與士族聯姻，永文帝鬆了口氣，等聽到最後，又哭笑不得。

他身在皇位三十多年，太子也已三十多歲，內心焦急是很自然的，前陣子左僉都御史穆高軒還參了太子一本，直指他與文武百官走得太近，有結黨之嫌。

朝中暗流湧動，這回裴鈞回京，太子底下的人怕是又要動一動，不知道多少想拉攏他，要把閨女往他身邊塞。

他做太子時也是這般，不過，這不代表他不管。

裴鈞趕忙低頭穿靴子，一副要趁機溜的模樣，「您可別說了，您要說這個，那臣可要講家母了啊。臣家裡就臣這一根獨苗，臣還想壽終正寢呢，忠心臣是不缺的，可功勞臣不要，被人參個功高蓋主您讓您妹子還活不活了？」

老雍寧侯的夫人是永文帝親叔叔的嫡女，正正經經的郡主，當年永文帝那位叔叔就是什麼名聲都不要，一門心思忠君，私底下不缺肉吃就行，老雍寧侯夫婦也是如此，這也是永文帝信重裴鈞的緣故。

可聽他如此大刺刺說出來，永文帝還是想拿棋子扔他，又忍不住罵出聲，「合著朕論功行賞，還是害你？」

「臣不敢，可您也知道，家父若不是當年被裴家苛待，也不會被過繼出來，這爵位恐怕是沒有了，我如今說不定也就是個守城門的小將，甭管是祖父還是外祖的遺訓都是讓家中男兒自己拚前途的。」裴鈞撇了撇嘴帶著點無賴道。「我們這一支，我爹是過繼來的，我這子嗣眼看著也艱難，將來要是生個小子，看他自己的造化，要是生個閨女，您不說我也得求您給封地。」

「左右有您護著，誰也不敢小瞧了雍寧侯府，爵位高了燙手，臣是不要的。您也不看皇后娘娘，賢惠之名六宮皆知，可娘家封了國公後……算了，臣多嘴，在軍營裡待久了沾了將士們口無遮攔的壞習性，陛下見諒。總之都是忠君為國，爵位多高算高啊？外甥我不惦記這個，您也別惦記，我娘還等著我呢，臣先告退。」說完，人高馬大的漢子，跟個猴兒一樣麻溜地跑出了正陽殿，只留下哭笑不得過後，眼神越發幽深的永文帝。

而一出正陽殿，裴鈞就恢復了冷峻模樣，頎長的身形筆直，腳步虎虎生風，那氣勢叫皇城內的守衛都心驚。

見過裴鈞在皇帝面前什麼樣的人也不奇怪，畢竟在皇帝面前溜鬚拍馬的外甥和在外人面前震懾三軍的冷酷侯爺，合該是兩個模樣。

裴鈞可不在意旁人想什麼，逕自出了宮門登上馬車。

雍寧侯府的馬車停在盛門街侯府門口時，管家和提前回來的貼身侍衛早在門口迎著。

裴鈞一下馬車，侍衛裴六就湊近低低稟報，「咱們進城時，門樓上就跑了兩個，您進宮的功夫，京裡該知道的，差不多都知道您回來了。」

「嗯。」裴鈞在宮裡陪永文帝說了那麼多話，這會兒懶得出聲，冷著臉進了門，看見拄著拐杖的親爹和親娘，這才露出個淺笑。

裴老夫人姜氏眼含熱淚，喊著「我的兒」迎上來，「臘月初八在禮部尚書秦家辦賞梅詩會，娘親都安排好了，賣了好大的人情才沒讓人發現是娘這邊張羅的，到時候你無論如何得挑個好的，三媒六聘的三四個月盡夠了，你能待到過了清明再走吧？」

接到兒子說要成親的消息，她高興壞了，這會子都顧不得噓寒問暖，直接先說起相親的安排——誰家獨苗都二十三還沒個子嗣，做娘親的都得心焦。

雖然是為了成親回來的，可看見娘親只在意他成親的事，他現在就想走。

裴鈞不應老夫人的話，攬著娘親往屋裡走。他年輕力壯又常年習武不怕冷，可爹娘身子都不算太好，可別凍著。

一邊走，他一邊說：「我要是過了清明不走，您還送送我怎麼的？」

這話氣得裴老侯爺給了他一拐，「臭小子，會不會說話！」

姜氏也點頭，嗔怪道：「就是，就該好好教訓！嘴上沒個把門的，你在雍州跟裴家都學了些什麼壞毛病回來！還不如你爹呢！」

裝模作樣的父子倆乖乖不說話。

在穆老夫人發火之前，穆家榮威堂這頭，原本也正說著臘八的詩會。

穆老夫人的意思是，二房所出的大哥兒穆君皓還能等有了功名再議親，大姐兒穆芳菲卻是再好再等，這次正好相看個好的，別跟大房似的，天天盯著娘家那一畝三分地兒。

穆芳菲噘著嘴有些不樂意，可她又不敢說為什麼，只好湊在祖母跟前嚷嚷著想要多伺候祖母兩年，正院裡就把炭給送過來了。

聽說是黑炭後，穆老夫人淡淡掃了小兒媳蔣氏一眼。

蔣氏有些訕訕的，卻還是習慣地推卸責任，倒打一耙，「不過是點小事兒，都要鬧到您跟前來，大嫂這是瞧著我們二房多餘呢！」

穆芳菲聽見娘親這話，知道祖母要生氣，心裡歎了口氣，一時都不敢撒嬌賣癡了，只覷著祖母臉色。

都說「小兒子大孫子，老太太的命根子」，穆家二房能有如今的舒坦日子，主要還是看在穆高軒和穆君皓面子上，並非因為蔣氏是穆老夫人的外甥女。

當年林氏嫁進來，穆高軒守著規矩，即便她三年沒有子嗣，也不肯讓庶出子女先出生，後成親的蔣氏第二年就生下了龍鳳胎，如今在婆婆面前才比林氏更有臉面。穆老夫人冷哼一聲沒說話，蔣氏做的那些事，身為姨母，她都懶得說她，這是個沒腦子的，怎麼教都沒用，噁心了人卻一點好處都捏不到手裡。

若非她老婆子時時貼補著，又因為大兒媳不肯將翰哥兒養在她身前，被她拿捏住了，二房如今是什麼光景還真難說。

只是二房越是無能，穆老夫人越是不捨得叫小兒子受委屈，只要二房不做得太過分，她只當什麼都不知道。

比如送黑炭這件事，穆老夫人心知採買上的奴才敢將下人才會用的黑炭送進正院，若沒有蔣氏在背後撐腰，打死採買的奴才他們都不敢。

但她如今得知也沒當回事兒，只打算趁著臘月裡給大兒媳些成套的體面首飾和布匹，這事兒就算過去了。

可沒過多久，門房匆匆來稟報，說正院的奴才去林家借炭了，穆老夫人先是吃驚，隨後便是勃然大怒，這簡直是不孝，拿娘家嚇唬誰呢？

為一點小事就要丟了穆家的臉面，穆老夫人這種掌控慾強的人絕不允許，這才有了叫大房夫婦來榮威堂的事情。

等穆高軒和玲瓏進門的時候，見到的便是穆老夫人斜靠在軟榻上，捏著額角一臉難過。

「我也沒多少年歲好活了，不用你們日日來請安，誰知道這給人當兒媳的叫都叫不過來……」穆老夫人帶著幾分傷心道：「家中的規矩形同虛設，身為姑娘家，二姐兒這是去前頭找妳爹哭訴了？可是我老婆子給了妳委屈受？」

若擱在平日裡，穆老夫人這一通控訴和敲打，因著孝道，穆高軒自然是要表態安撫的，可如今他已經知道娘子是凍病了，剛才看到廊下還沒收起來的黑炭，瞬間便明白發生了什麼事。他只是迂腐卻不笨，這會子臉色有些難看，沒跟往常一樣吭聲。

倒是穆芳菲離玲瓏跪的地方近，偷偷嘀咕了一聲只有玲瓏能聽到的小話，「這真是會咬人的狗不叫。」

玲瓏眼神閃了閃，心中有了決斷。

老夫人說是大怒，如今卻只裝出可憐模樣控訴敲打，估摸著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為林氏不識大體。

家裡一直是這個樣子，爹爹為了穆家在官場拚搏，顧不上家中，老夫人永遠這麼聰明，知道何時該生氣，何時該懷柔，說穿了就是要他們大房把所有委屈吞下去，至於蔣氏母女就更不必說了，噁心人還要裝作沒事樣。

上輩子這些招數有用，但她壓下各種驚疑和歡喜接受自己又重活一回後，就在心裡發過誓，這輩子她可以活得更艱難沒關係，可誰也別想再噁心她！

所以，穆芳菲敢故意侮辱他們，就得付出代價，祖母再也別想大事化小了！

她不動聲色換回薑汁帕子，抹抹眼角，噙著淚珠子在誰都沒反應過來的時候，撲到噁心了她三十幾年的從姊跟前，一巴掌狠狠搗了過去。

「啪」的一聲，清脆得叫人心底都顫了一下，所有人都楞住了，穆芳菲的臉迅速紅了一大片。

穆芳菲捂著臉不可置信瞪著玲瓏，嗚嗚哭出聲來，「祖母！二妹妹上來就給我一巴掌，我冤吶！」

穆老夫人黑了臉，「放肆！二姐兒，妳娘就是這般教妳規矩的？妳眼裡還有沒有我這個祖母？」

玲瓏掌心火辣辣的疼，可清脆的巴掌聲彷彿炎夏裡的冰碗子，讓她感受到了老天爺叫她重活一回的意義。

這用盡全力的一巴掌，打掉了她所有的憋屈，她幾乎暢快得要笑出聲來，不過她知道不能笑，便藉著薑汁的力量，把激盪的心情痛痛快快哭出來，扭過身撲通跪地。

「祖母，玲瓏是學著穆家規矩長大的，從小到大未曾說過長輩一句不是，您問孫女是否受了委屈，我不委屈，只是……您問問大姊姊剛才說了什麼？」玲瓏哭得賣力，聲音卻清楚又哀婉，「從小大姊姊爭強好勝，我是做妹妹的，讓著姊姊也就罷了，可辱及父母……若祖母覺得玲瓏做錯了，玲瓏願意受家法處置！」

穆高軒被一向乖巧溫柔的嫡女今日這兩場眼淚砸得心窩子生疼。

從他和玲瓏一踏進榮威堂開始，母親隻字不提黑炭的事情，他就有些心冷，如今能逼得溫婉柔弱的女兒打人，侄女話是說得多難聽？

更何況，聽玲瓏的意思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……

穆高軒的臉色比穆老夫人還要陰沉，穆老夫人本生著氣，瞧見大兒子的臉色，心頭猛地一個咯噔，責罵玲瓏的話就噎在了嗓子眼兒。

她是偏心，不是傻，今日玲瓏必定是說了什麼，才會讓大兒子對他們沒個好臉色。大兒媳和玲瓏自來都是會算計的，若非如此，她也不用一直狠狠壓著，生怕二房在府裡沒有站腳的地兒。

但她更清楚，穆家能有如今的風光，靠的是大兒子。

穆老夫人壓下心頭一口氣，緩和了聲音問：「芳菲，妳到底說了什麼，惹得玲瓏如此不顧體面？」

委屈又慌張的穆芳菲不敢跟祖母對視，捂著臉哽咽，「我什麼都沒說呀！」

玲瓏冷冷看著她，「我敢立誓，若我無緣無故打妳，我生生世世都不得好死，子孫後代不得善終，滿天神佛看著呢，大姊姊可敢立誓？」

「我，我……」穆芳菲結巴了一下，哭得更厲害地掩蓋慌張，舉頭三尺有神明，誰敢胡亂發誓呢，她真是從未想過，被自己暗中欺負了十幾年的妹妹會有發作的一天。

穆老夫人心裡歎氣，她一直以為芳菲夠聰明，卻還是隨了娘親的愚蠢，但芳菲是在她身邊養大的，她哪能不心疼？

她開口緩頰，「算了，姊妹之間打鬧叫人笑話，送芳菲回房，抄寫三遍《孝經》

供奉到佛前，玲瓏以後不許再跟人動手。」

穆芳菲低著頭被祖母跟前的嬤嬤扶到後堂，玲瓏淚眼朦朧地看了眼穆高軒，所有的委屈都在不言中。

老夫人未免太過偏心，她打從姊是不將祖母放在眼裡，從姊辱罵長輩只是打鬧？上輩子她和娘親都忍著，倒沒遇過老夫人這般偏心在明面上的事兒，然而她熟知老夫人的脾氣，對此也不驚訝，可她想讓爹爹知道自己兩輩子的迷茫。

為什麼？她也是府裡的嫡女，還是長房嫡女，老夫人也是她的親祖母啊，為何卻偏頗至此，她比個庶女還不如。

穆高軒看見了女兒的眼神，胸口憋悶得幾乎要喘不過氣來，垂著眸子緩了緩，鎮定問出口，「不知道母親叫兒和林氏過來，所為何事？林氏夜感風寒，吃過藥睡下了，有什麼母親跟兒子說便是。」

穆高軒在路上已經聽玲瓏說過了，這會兒便要看看母親是不是還要繼續偏心。穆老夫人被後堂隱約傳來的大孫女哭聲擾得腦仁兒疼，小兒媳又在一旁轉悠著伺候，卻是一臉苦澀，生怕別人不知道她難受，也就沒發覺穆高軒眼神中的冷意。她還沒有開口，外頭便有婢子稟報——

「老夫人，馬車趕回來了，常嬤嬤就在外面。」

「帶進來！」穆老夫人臉上多了幾分怒色。

常嬤嬤一跨進門跪下，還沒開口，穆老夫人便猛地摔了個茶杯到她腳下，大罵起來。

「誰允了妳這個狗奴才自作主張去林府？妳這是要毀了穆家的顏面？」

玲瓏做出被嚇得一哆嗦的樣子，朝穆高軒靠了靠，穆高軒眼裡黑沉沉的，盯著地上的纏枝蓮花團紋，輕輕拍了拍女兒的胳膊安撫。

玲瓏也低著頭，眼神裡並沒有害怕，只有淡淡的哂笑，老夫人聰明便聰明在她從不當著兒子的面說兒媳婦的不是。

穆老夫人朝穆高軒落下淚來，「我穆家丟不起這樣的人！採買的人當初是老婆子我安排的人，東院這是對我不滿？」

穆高軒並不看娘親的委屈，只問常嬤嬤，「怎麼回事兒？」

常嬤嬤流著淚叩頭，「冬日炭火本該五日一取，結果昨晚突然說下過大雪不好買炭火，夫人受了一夜凍，今早送過來的還是黑炭，夫人愧疚壞了，一個勁兒的自責沒安排好，怕炭火不夠老夫人和老爺們用，也怕凍著府裡的哥兒和姐兒，這才緊著吩咐去林府借炭的。」

蔣氏因為剛才女兒被打心裡著惱，這會兒怕常嬤嬤說出什麼不該說的，趕緊打斷，「不是我這個當弟媳的說嘴，大嫂既然知道是自己沒安排好，為何不來跟母親請罪，大家一起想法子，一點小事兒就往娘家跑是個什麼道理！我穆家是養不起大嫂了嗎？」

常嬤嬤哭得更厲害，「採買的管事說買不著，咱們怎麼敢拿這點小事兒擾了老夫人的清淨？可若是凍著主子們，不說夫人，奴才們都難辭其咎啊！」

蔣氏被堵得胸口疼，想了又想，才揪出了一句話，借題發揮，「……妳這是替大

嫂責怪母親？」

「奴婢不敢！奴婢不敢！都是奴婢的錯，求老夫人責罰！」

常嬾嬾毫不含糊，一邊請罪，一邊一個個響頭叩在地上，跟剛才玲瓏的巴掌一樣，聲聲往穆高軒臉上蓋。

他都有些恍惚了，臉也火辣辣地疼。

他不是全然不知道家裡的情況，可在他的記憶中，母親不過就是偏心弟弟一點，二弟妹愛計較些小事兒，四時八節的聚在一起時，家中永遠和睦溫馨，他便沒將林氏偶爾的小委屈放在心上。

他是當哥哥的，讓著弟弟些也無可厚非，身為他的娘子又是掌家夫人，退讓點也無妨。

他一直是這麼想的，可原來，妻女在他不注意的時候，已經受了這麼多委屈嗎？當弟妹的可以這般有恃無恐抹黑嫂子？

「老夫人，大夫人來了。」門外傳來丫鬟的稟報聲。

穆老夫人本也落著淚呢，演出一個被媳婦責怪的婆婆，一邊想著小兒媳雖然蠢，可也有個好處，有些難聽的話，小兒媳說總比她來說好。

這會兒聽見大兒媳來了，穆老夫人便皺著眉叫人進來，她不知道穆芳菲說了什麼，但卻心有靈犀地想，這真是會咬人的狗不叫，猛地咬人一下子，就鬧得這般難堪，還是該敲打敲打先把這事兒圓過去，總不能寒了大兒子的心。

「既然病著，還過來做什麼？快伺候大夫人坐下。」等渾身散發著藥味兒的林氏進門，穆老夫人雖然臉色不好看，還是關心道。

隨即她冷冷推開二夫人蔣氏替她揉捏的手，朝著門口吩咐，「將採買上那些不省心的奴才叫過來！我倒是要問問，這炭火怎麼就難買了？早怎麼不安排好多買些備著，臨到要用才知道買，要採買的奴才何用！」

林氏低著頭，知道這是敲打她，她都習慣了，然而眼角餘光見玲瓏朝她眨眼，又看見女兒紅腫的眼眶，心疼得緊。

她咬咬牙，女兒都已經豁出去鬧了，她還要什麼體面呢？就是要面子，正院這些年才平白受那麼多氣。

林氏眼眶發紅地看了穆高軒一眼，趑趄著跪下來，「母親息怒，都是兒媳的錯，若非兒媳管家不力，也不會發生炭火不夠的事兒，更不會丟穆家的臉面，兒媳實在是無能，掌管不了中饋，求母親收回管家權吧。」

穆老夫人總覺得有些不對，她心思轉了轉沉聲問：「妳這是怪母親多嘴？母親還能不知道妳？妳是個好的，是採買上的奴才不懂事兒……唉，也是我這個當娘的多管閒事。」

林氏垂著眸子，聲音微哽地說：「採買的奴才就是再膽大，也不敢欺主不聽吩咐，還到送黑炭進正院，這不是第一次了。夏日的冰，冬日的炭，每年總會發生幾次，遲個一天半天的，等正院裡喝幾服藥還是會送過來，這情況兒媳不明白也管不住，也沒聽說誰家有這種情況，怎麼就讓穆家趕上了呢？」

穆老夫人心裡冷笑，原來在這兒等著她呢！

她語氣比林氏還委屈地說：「不過是件小事，妳非要鬧得家宅不寧嗎？妳倒不如直說，是我老婆子不懷好意要害妳！」

林氏身子晃了晃，露出個淒涼的笑來，「不是母親的錯，是兒媳錯了，我嫁進穆家十八年，每回回娘家，看著比我大七歲的嫂子樣貌比我年輕，都滿心疲倦，兒媳真的累了，擔不起穆家長房兒媳的責任，求母親做主，休了兒媳吧。兒媳願意進家廟，青燈古佛，了此殘生。」

穆老夫人猛地拍了下桌子，「林氏——」

「母親！」穆高軒突然打斷穆老夫人的話，跪在林氏身邊，恭敬磕了個頭，「夫人說的對，她不適合掌管中饋，母親收回管家權吧。」

蔣氏聞言心頭一喜，又怕被人發現，趕緊低著頭，捏緊了帕子，大伯都如此說，是不是輪到二房管家了？即便二房不能管家，是老夫人管著，二房的日子也鐵定比現在更好。

她的心激動得快要蹦出來，只盼著老夫人趕緊應下來，穆老夫人的心卻是沉了下去。

「軒兒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穆高軒抬起頭，眼眶也發紅，「您打小就偏心二弟，想來是不願意跟兒子一起過活，不如將兒子一家分出去吧。兒子什麼都不要，為著穆家如今的光景和二弟的前程，這些年兒子付出也夠多了，您的疼愛兒子從不敢奢望，孝順母親是兒子該做的，可若是連妻兒都護不住，兒子不知道將腦袋別在褲腰上累死累活，到底圖什麼。」

「你……你簡直是不孝！你身為穆家長子，頂門立戶，光宗耀祖，不是你該做的嗎？」穆老夫人心下一驚，「你這是要逼娘去死嗎？」

穆高軒又叩頭下去，「兒子不敢，是兒子不孝。可兒子也是林氏的夫君，是玲瓏和翰哥兒的父親，不能不顧他們。二弟如今在翰林院已經穩了，天天在外頭跟人風花雪月，弟媳……自來得您照料，不像林氏什麼都做不好，想必也能扛起家業，又何必要兒子和林氏擔負？蠟燭兩頭燒，兒子也累了。」

穆老夫人閉上眼，深吸了口氣，壓下心底的慌亂，不過是炭火的一點小事，怎麼就鬧到要分家了呢？

可穆老夫人知道，大兒子能說出這番話，不會是一時情緒所激，而是深思熟慮過的，如此要改變心意就很困難。

她歎了口氣，她總覺得自己偏心也有分寸，誰知還是偏心太過了。

「是娘對不住你，才叫你問出這等誅心的話來，你是娘身上掉下來的肉，娘如了你的願又……」

穆老夫人流著淚起身去要去扶穆高軒，可剛起身，晃了兩下，就閉上眼睛，倒回椅子上，好似暈了過去。

對此，玲瓏不意外，林氏也不意外，甚至穆高軒也驚訝自己並不意外，同時，他心中對於妻兒的愧疚又更深了些。

原來，他也是知道自家娘親一貫招數的。

可他明明知道，卻沒能替妻兒撐腰，還讓妻兒被母親用這些招數拿捏……

他閉上眼歎了口氣，分家這個決定其實不只是為了妻女，如今他得罪了太子，分出去林氏舒心，好歹穆家也能留個後路。

「來人，請大夫來給老夫人看看。」穆高軒起身淡淡道：「稍後我處理了正房的刁奴和妾室，等母親好些再說這事兒，如今就勞弟妹辛苦些，照顧母親。」

這是古板重規矩的他，第一次沒有忽略自己的妻女衝上前關照母親。

蔣氏聽著大伯這話，心裡也慌亂起來，刁奴和妾室？那不是……

玲瓏攙著林氏起身，抬起頭朝著臉色蒼白難看的二孀露出淺淺笑意，規規矩矩福身後，才邁出門去。

蔣氏臉色卻瞬間黑下來，是二姐兒，她都知道，她故意鬧大的！

第三章 驚人之舉

蔣氏心裡又慌又氣，趁著榮威堂裡亂著的時候，趕緊吩咐自己的奶嬭嬭，「快些派人去找二老爺，讓他立刻回來，就說是火燒眉毛的大事兒！」

她的奶嬭嬭倒是比自家夫人有城府，卻也被大老爺說要分家駭住了，這會子顧不得別的，匆匆忙忙趕緊叫人去找。

臥房裡穆老夫人身邊的周嬭嬭悄悄聽了會兒，走到床榻邊低聲稟報，「老夫人，去找二老爺了。」

穆老夫人閉著眼沒吭聲，只歎了口氣，她這會兒腦子裡亂得很，遂揮揮手讓人出去。

另一邊，穆高軒倒不急著處置奴才和妾室，在穆家這樣講規矩的人家，處理下人省了很多麻煩，在他陪著林氏和玲瓏回正院的時候，曲壽和偏院裡的柳姨娘已經叫人俐落捂住嘴綁了，分開關在柴房裡，等主人家騰出空來再發落。

而回到正院林氏就撐不住了，她也是個狠的，知道玲瓏要鬧開，只穿中衣在窗口吹了好一陣子風，外衣熏過滿是藥味，可湯藥半點沒入口，這會虛弱無力的模樣是實打實的。

不過哪怕是快暈倒，該說的話林氏還是要說。

一進門林氏就哭出來了，「夫君……我不是故意跟你吵，這些年我知道你也受了不少委屈，所以不想讓你心煩，可其他事我不敢說、不敢提，玲瓏和翰哥兒卻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啊，為了夫君我怎麼都可以，卻不能看孩子出事，這才一時鑽了牛角尖，都是我的錯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林氏就臉色煞白軟軟倒下沒了聲，穆高軒趕忙將她打橫抱進臥室裡。

玲瓏這回真嚇了一跳，一邊喊著去請大夫，一邊跟進臥房，急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，她是想著將家中這筆糊塗帳好好算一算，可沒想搭上娘親。

直到被林氏掐了掐手心，玲瓏才暗暗鬆了口氣，看著滿臉愧疚之色的父親，心思一轉收了眼淚。

她總覺得哭這個事兒，太多就廉價了，這兩場哭下來，眼眶紅腫已經夠叫爹爹心疼，接下來的話還是要冷靜些，才能被爹爹放在心上。

等大夫來看過，給林氏開完藥方，玲瓏讓常嬭嬭伺候著娘親，打發青雉和青桑去

煎藥，扶著穆高軒在外間軟榻上坐下。

「爹爹，若不是採買上越來越囂張……我心疼娘病得厲害氣不過，才讓常嬾嬾出去的，娘親沒法子只能順著我，您別怪她。」玲瓏垂著腦袋，清脆的嗓音帶著幾分哭過後的軟糯，聽得人心頭發酸。

穆高軒看著滿臉愧疚的玲瓏，心頭因為林氏往林家鬧騰的一點不豫也沒了。他不是個笨人，只不過把心思都放在了外頭，眼下見玲瓏垂頭怯怯地說了實話，就知她是被自己說分家嚇著了。

「爹爹知道，妳和翰哥兒都是好孩子，過去……是爹叫你們受委屈了，你們不怪爹就好。」

玲瓏趕緊湊近些，聲音壓得低低的，像是怕人聽見似地說：「若非爹爹護著，娘親還有我和翰哥兒，斷不是今日這份光景，您可千萬別說這種話。」

玲瓏說的是實話，穆高軒有兩房妾室，一為穆老夫人賞，二是林氏主張著開臉，他和林氏兩人談不上情深似海，可他從來都將妻子掛在心上，堅持年過三十五之前沒有嫡子，絕無庶出的家訓，穆君翰出生之前，穆老夫人催得再狠，也只有玲瓏一個孩子。

比起庶妹和庶弟，甚至穆君翰，玲瓏得到的關愛是最多的，父女之間是有感情的，所以哪怕隔了一輩子，她仍能自然地蹲在穆高軒身前握住了他的大手。

「爹爹，您打小就教導玲瓏，要尊敬長輩，孝道為先，這家分不得。」玲瓏仰起頭，滿臉孺慕和焦急，「玲瓏已經大了，您就跟我說實話吧，您到底遇上什麼事了，竟然不得不分家？女兒先前說的話是真心的，若必須聯姻，女兒願意嫁，願意庇佑穆家。好歹女兒也是受著穆家和林家的薰陶長成的，說句自誇的話，在虞京閨閣之間也有些名聲，女兒想娶為家裡出一份力，求爹爹了。」

上輩子雖然沒有現在這一齣，可她出嫁後第三年，府裡還是分家了，只不過分家沒用，爹爹當年丟了官位，二叔也被藉著不大不小的錯罷了官。

後來爹爹早早就沒了，二叔也沒什麼出息，還被人下套騙了家產，穆家從此沒落，不然成了寡婦的大姊，也不會想法子要做表哥的妾室，那時的穆家只能仰仗林家鼻息過日子。

現在她不願意過得糊裡糊塗，定要弄清楚發生了什麼，這一次她不想再不明不白地聽到爹爹的死訊。

穆高軒有些生疏地摸了摸玲瓏的腦袋，雖然她眼睛腫得厲害，可眸光依然澄澈，眸底的擔憂和認真都叫人看得一清二楚，這讓他鼻尖有些發酸。

「爹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，分家也是為穆家留個後路，別怪爹，即便有個萬一……爹也定會將妳和翰哥兒幾個安排妥當。」

玲瓏楞了一下，不能得罪的人？這天底下不能得罪的……也只有皇家了。

她垂下眸子思忖片刻，抬起頭目光堅定，「女兒相信爹爹，只要您未曾犯錯，女兒嫁個忠君的顯赫人家，情況未必就跟您想得一樣糟。只是動作要快，如今在年根底下各家各戶都忙著，無心對付我們穆家，等翻過年騰出手來，就危險得多，若是可以，離過年還有一個多月，足夠女兒定下人家了。」

說著玲瓏站起身，沉吟著道：「此事少不得還要祖母憂心，爹爹……祖母她雖偏心，可這些年也沒短了我和翰哥兒的東西，大姊和大哥有的，我和翰哥兒也都有，手指還分長短呢，這也是常事，若是您不跟祖母把內情說清楚，只怕要傷了她的心。」

穆高軒楞了一下，忍不住泛起苦笑。

玲瓏說得對，他光想著藉機給穆家留條後路，卻沒想到其他的問題，不管是讓林氏受了那麼多委屈，還是傷了母親的心，都是女兒提醒才察覺，他竟沒有女兒想得清楚。

他歎了口氣站起身，「我先去看看妳祖母，妳的親事爹會放在心上，妳先照顧好妳娘親，外頭有爹。」

待得穆高軒出門之前，玲瓏緊著走了幾步輕輕喊了聲「爹爹」。

「其實，玲瓏看得清楚，一直都不敢多說，祖母偏心也有偏心的道理，不管是二叔還是二嬸，甚至是大姊，他們都更擅長示弱，祖母……年紀大了，受不得晚輩倔強。」

穆高軒心頭猛地一顫，頓了頓腳步，沒回頭便出了門，直直朝著榮威堂去了，腳步略有些匆忙。

待得徹底瞧不見穆高軒的身影，青桑才過來伺候著，輕聲問：「姑娘，您為什麼要替那頭說話呢？」

老夫人這些年是沒少了二姑娘和二少爺的東西，可哪回不是西院挑剩下才輪到正院，大夫人掌管中饋說著好聽，其實事事老夫人都要挑刺，藉機敲打正院，由著西院趾高氣昂。聽姑娘這般為老夫人說話，心裡實在憋屈。

玲瓏唇角帶著笑往內室走，氣定神閒地說：「有時候退一步會吃虧，可以退為進卻不會。」

她是做了多年的媳婦，才懂了舅母為何能一直拿捏舅父和表哥，概因舅母從不在面上強勢，總是以退為進，看似受委屈的永遠是她，可整個林府都切實掌握在她手裡。

上輩子爹爹咬牙扛著不孝的名頭分了家，祖母氣得兩年都不叫爹爹進門，再進穆家已經是躺在棺材裡，二叔一家子占盡了好處，在祖母面前卻還是委屈的一方，若不是穆家敗落了，只怕娘親也得受二房的氣。

這輩子分家可以，但二房休想再占盡穆家家產，要分也不能是大房被分出去，嫁進高門大戶，可是需要不菲的嫁妝撐腰呢。

進了林氏的臥房，玲瓏低低跟林氏說了剛才跟爹爹的對話，林氏笑著捏了捏玲瓏的臉頰，到底是放下心來。

自家婆婆林氏清楚，偏心二房不過是因為二房弱，自家老爺又一直要強，因為被太夫人抱養的事兒，兩邊頂著一口氣誰都不肯說開，若老爺真能示弱……呵呵。林氏鬆了口氣，喝了藥也就放心睡下了。

等玲瓏回到自己院子裡的時候，穆高軒已經跪在了榮威堂的臥房裡，蔣氏被打發回西院，周嬾嬾帶著人守在西廂房外頭，只剩下了親娘倆。

母子倆其實都有些不習慣，穆高軒打小跟著祖母長大，等祖母去世後，他又成了穆家的頂梁柱，母子兩人經常見面，卻很少獨處。

穆老夫人是個聰明的，剛才已經仔細尋思了好一會兒，忍不住先開了口，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兒，讓你咬牙要分家？別拿那些陳芝麻爛穀子的事兒說給我聽，我不信。」

穆高軒沉默了一會兒，給母親磕了個頭，抬起頭眼眶發紅，「是兒子對不住穆家。」

穆老夫人被一直古板沉穩的大兒子這副脆弱模樣嚇到了，趕緊起身幾步到穆高軒身前，「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，還有娘在呢！」

穆高軒被穆老夫人這下意識的話感動得眼淚都落下來了，咬著牙緩了緩氣才低聲道：「重陽節，兒子與同僚登山回來，遇上了告御狀的，對方一腦袋撞死在兒子跟前，兒子便接了狀紙，過後查出來，兵部尚書家為著替太子建溫泉莊子，占了那人的地，一家子沒了活路。此事與太子有關，又已上達天聽，兒子進退不得，不彈劾在別人看來便是太子門下，彈劾便得罪了太子。」

永文帝自來重視言官，言官職責劃分細緻，都察院屬御史臺下，穆高軒為負責彈劾百官的左僉都御史。

那溫泉莊子是替太子建的，他覺得這事兒來得蹊蹺，可待他想明白，已經沒了退路，彈劾的時候他已經儘量避重就輕了，可東宮的殘暴和小心眼，也沒幾個權貴人家不知道。

聽懂了其中厲害，穆老夫人一口氣差點沒喘上來，眼前陣陣發黑。

穆高軒趕緊幾步上前，哽咽著扶母親坐下，又跪在母親膝前，「都是兒子的錯，您就當兒子不孝吧，起碼……起碼能護住二弟一家子也好，兒子打小就不知該如何讓母親高興，以後您就當沒有我這個孩子，二弟也是個孝順的，他定會好好給您頤養天年……」

「胡說八道！」穆老夫人突然捶了穆高軒好幾下，跟著哭出來，「你才是長子！是穆家的頂梁柱！你才是該給老婆子頤養天年的，不許你滿嘴胡說！」

都是自己懷胎十月生下來的兒子，穆高軒還是她第一個孩子，傾注了她所有的期盼和驕傲，她怎麼會不疼呢？只是出了月子穆高軒就被婆婆抱走，等閒見不上面，等婆婆走了，穆高軒脾氣已經養得又冷又硬，母子倆想親近也親近不起來。

她憋著一口氣幾十年了，如今叫穆高軒這淚中帶著酸的說開，又是委屈，又是釋然。

到底是她的孩兒啊，她偏疼小兒子，還不是因為小兒子不成器，如今大兒子遇上困難，她也心疼大兒子。

更別說若沒穆高軒護著，就穆高鄧那只會風花雪月的性子，早晚要叫人啃得骨頭都不剩，穆家就徹底完了，所以——

「分家可以，翻過年請族老來見證，叫人將西院的院門堵上，皓哥兒也大了，你二弟……也該分出去住了。你哪兒也不許去，無論什麼事，有老婆子跟你一起扛，

穆家絕不能敗落了，不然我沒臉下去見你爹。」

穆高軒楞了一下，有些著急地說：「可您也知道東宮那位是怎樣的人，若是二弟分出去，到時只怕穆家的家產都沒辦法留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穆老夫人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，向來愛流淚的她這會兒反倒俐落地擦乾了眼淚，瞪了他一眼，「家財沒了總還能回來，若是你名聲沒了，不用等東宮收拾你，別人參你個不孝就夠你受的。一切聽我的，叫你二弟拿了他該拿的分自立門戶，這一關若是能扛過去，你也別嫌老婆子偏心貼補，若是扛不過去，娘肯定要走在你前頭。」

穆高軒喊了一聲「娘」，眼淚洶湧地落下再說不出話來，穆老夫人也叫大兒子這聲娘惹得心酸至極，抱著兒子的腦袋也跟著哭了一通。

等穆高鄧帶著幾分胭脂香氣和酒香味兒回來，已經是一個時辰後，跨進門他就看見母親和大哥都哭成了金魚眼，看得他一楞一楞的。

「怎麼的，娘，大哥，你倆這是……想爹了？」

穆老夫人狠狠一個茶碗摔出去，離穆高鄧八丈遠，便嚇得他差點躡到房梁上去，穆老夫人沒臉看他這副沒用的樣子，偏過頭用裡裡外外奴才都能聽見的聲音怒喝——

「不孝子！知道快到你爹的忌日，還敢去逛青樓喝花酒，穆家沒有你這樣的逆子！分家，過了年就分！」

奴才們面面相覷，老太爺不是過了龍抬頭沒的嗎？老夫人現在發火也太早了些。穆高鄧也傻了。好傢伙，他那個不著調的媳婦可算是說了回著調的，他就多喝了幾口酒，才晚回來一會兒啊，真火燒眉毛啦？

穆高鄧自來是個不要臉皮的，傻眼過後並不慌張，如往常般往母親身邊坐了就開始一臉沉痛地說：「可是蔣氏不省心又惹了大哥大嫂生氣？當年兒子說不娶她，您非得讓我娶，這些年要不是看在芳菲和皓哥兒懂事的分上，兒子這日子早過不下去了，您可不能遷怒到我身上，他倆的親事都還指望著您做主呢。」

穆老夫人被小兒子這通唱作俱佳的哭訴說得是哭笑不得，而穆高軒看得清楚，與在自己面前的不自在相比，穆老夫人渾身都自然了許多。

若說母親跟二弟的相處是親熱的母子倆，那跟他……他就彷彿是個外人一般。

穆高軒不動聲色打量著耍賴的二弟，想起玲瓏的話來。

母親是老了，鬢角都已花白，可她從年輕時候就更喜歡二弟，遇到事兒甭管在母親面前還是自己面前，他那滿心的委屈張嘴就來，一點也不害臊。

這些年他和母親其實都縱著二房，穆高鄧進門到現在，走路沒正形，坐也沒個坐樣，半個禮也無，他竟然也習慣了，可如今想想，二房憑什麼特別呢？穆家森嚴的規矩是管誰的呢？只管大房嗎？

穆高軒垂下眸子，渾身帶著一股子大徹大悟後的寂寥。

也只有他將穆家當做自己的責任罷了，母親不過是心裡清明誰能頂門立戶，才會讓二房分出去，若是將來穆家無恙，母親再怎麼寵二房，也沒人能說出個不好來。穆高軒心裡微嘲，嘲諷自己還是奢求了，母親是心疼他，卻連孤注一擲都帶著算

計，他心頭那股子想為穆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激情慢慢淡了。

穆老夫人讓小兒子纏磨得有些心軟，扭頭看見大兒子滿臉的悲色，以為他還在為穆家擔憂，心裡猛地虛了一下，頓時就板起臉來。

「哪家也沒有都快當祖父還賴在家中的，自來是成親後便要分家，過去你大哥心疼你，可如今卻不成了。咱們是言官門戶，不能不講規矩，不然說出去叫人笑話，我主意已定，年後二房便分出去，到時候是要擴建西院還是擇府另居隨你，沒有皓哥兒還要在大伯家裡成親的。」

朝廷看重律例，子及冠得親着者分家的律例定立分明，受寵的小兒子不分出去，倒是也可，只不過要被人說嘴罷了。

穆高鄧楞了下，心下有些驚疑不定，本來他就疑惑，兩人看起來像是對著哭過，大哥自來古板，何曾在人前哭過，怕不是家裡發生什麼事兒了？不然母親不可能捨得叫他和皓哥兒分出去。

「娘……」穆高鄧眼眶說紅就紅，比蔣氏還俐落，「您真不要兒子了呀？您也知道我和蔣氏都不是能撐起家門的人，若是您不管兒子，說不得以後兒子一家子得上大街討飯去。」

說罷，穆高鄧衝著穆高軒哭求，「大哥，都是弟弟和蔣氏不懂事兒，您和大嫂就原諒則個，替我說說話吧？我也不求別的，別讓我支撐門戶就行了，家中還是得聽母親和大哥的。」

即便知道有些不對，穆高鄧也不想分家，支撐門戶多累啊，再說分家後，他身為嫡次子又能分到多少？按律例不過十之一二，最多不過三分之一，翰林院的俸祿還不夠他喝花酒的，他才不要過緊巴日子呢。

「你早晚要自立門戶，這是虞朝的禮法規矩。」穆高軒啞著嗓子沉聲道。

穆高鄧這下子是真想哭了，看母親板著臉沉默不語，大哥面無表情，便知道已成定局，整個人都清醒了，卻有些焉巴巴的。

被穆老夫人打發出去的時候，還一步一回頭，三十多歲的人了，看起來跟鬚齡小兒般委屈，叫穆老夫人心疼壞了，乾脆背過身去不看他。

等穆高鄧出了門，她才歎口氣，「你既然知道如今處境艱難，可有了好法子？」

「對上東宮，不管什麼法子都不能保證萬無一失，我想著，最穩妥的莫過於姻親。」穆高軒聲音低低的，說不出是疲憊還是厭倦，「芳菲和玲瓏都到了該訂親的年紀，勞母親替她們相看一二，只怕是……得高門嫁女。」

虞朝女兒家出嫁晚，都是及笄後再張羅，過個兩三年趁著花期嫁出去，穆芳菲和玲瓏差八個月，年初和重陽節後家中已經辦過兩次及笄禮，也正是在相看的時候。穆老夫人略凝神思忖了一下，淡淡道：「臘月初八禮部尚書家裡開賞梅詩會，我會帶著她們去。不是母親說，玲瓏……還是太魯莽了些，若嫁入高門大戶，只怕這性子要吃虧，倒不如芳菲性子溫婉，較為適合，再說林氏不是打算將玲瓏說給林家？」

穆高軒心下已經麻木了，後宅婦人嘴裡傳出來的名聲他也不是不知道，玲瓏的端莊規矩是出了名的，偏偏在母親這裡，侄女哪兒都比他的玲瓏好。

他已經懶得替玲瓏解釋了，可身為家主他自有打算，不打算讓母親胡亂安排。他沉著道：「林家的事兒不過是奴才們瞎嚼舌根子罷了，玲瓏是穆家的長房嫡女，不管分不分家，她都代表著穆家的臉面。母親若打算給芳菲挑個好人家自是好的，只是到時候事兒交給弟妹來辦更好，您私下裡如何貼補都無妨，既然分家……就分徹底，總要替穆家保個後路。」

穆老夫人被穆高軒說得心下一窒，心裡清楚大兒子的意思，她對從未在她跟前撒嬌賣癡過的玲瓏談不上不喜，卻也真真比不上對芳菲的心疼。

對於穆高軒的主張，她心裡暗暗歎息，到時候讓周嬾嬾多幫著些就是，她絕不會讓二房吃了虧。

「你可有相中的人家？」按下心思不提，穆老夫人詢問道，心知穆高軒既然說出主意，肯定是早就思量過。

穆高軒點頭，「兒子若想立身清正，不攪和進皇子們之間的爭鬥中，這姻親必定是要選中立派的顯赫人家，范陽伯世子和鎮北將軍府的嫡女子都可，這兩戶人家皆和皇家沾著親，是最穩妥的，其他人家還得勞煩母親多打聽打聽。」

范陽伯乃是長公主駙馬，鎮北將軍則是已故的永文帝親姊所出獨子，若是嫁進這兩戶人家，東宮也得忌憚三分，不敢隨意拿捏穆家。

穆老夫人想著長公主那囂張的脾氣，范陽伯世子聽說還是個混不吝的，便有些不喜，倒是鎮北將軍府家裡人口簡單，武將家裡也沒那麼多花花心思，鎮北將軍還得帝心，更適合芳菲些。

「臘八時候，我跟老姊妹們打聽打聽范陽伯家中是不是已經有打算了，若是沒打算，以玲瓏那性子，跟范陽伯世子倒是更合適些，長公主也喜歡面相端莊的媳婦。」穆高軒不管老夫人怎麼想的，他也覺得范陽伯家更合適些，玲瓏性子軟，倒是不怕婆婆強硬，長公主雖性子囂張，卻不曾聽說愛為難人。

他點點頭，「回頭我會跟玲瓏也說說，叫她心裡有個準備。」